

回忆长乐邨

——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

丰南颖 丰意青



是高级的特毫，他的砚台也是很有气魄不同一般的，青青这个小生用的是最基本的毛笔和砚台，公公为什么要用青青的低级笔墨呢？见青青愕然，公公对青青解释说：“一吟孃孃不许我继续写黑字画黑画，将我的毛笔和砚台都收走了！”青青听了不敢造次，赶紧向爸爸请示，爸爸听了大吃一惊，对青青说：“写字和画画对公公的生活太重要，他不能没有笔墨，你一定要借给他。”于是青青便将自己的毛笔和砚台“借”给公公，虽然青青的毛笔质量很差，到了公公手里照样写出大师的墨迹。就这样，青青和公公共用了一阵子毛笔和砚台。

长乐邨里有许多杨柳树，每年初春鹅黄嫩绿，暮春柳絮纷飞，夏天细柳婆娑。在盛夏的阳光下，杨柳树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荫凉，但显然也招引了不少虫子。每年夏天政府会来打几次药水，每次打药水后，弄堂里满地都是杨柳树上掉下来的五颜六色的、半死不活的毛毛虫，一不小心碰到皮肤上又疼又痒。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感激烈日当头时杨柳树荫提供的遮凉。公公常对我们说，杨柳树高而下垂，不忘根本，我们做人应当向杨柳学习。多年后看到公公曾写《杨柳》一文这样赞美杨柳树：“我赞杨柳美丽，但其美与牡丹不同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。杨柳的主要的美点，是其下垂。”“它长得很快，而且很高；但是越长得高，越垂得低。千万条陌头细柳，条条不忘根本，常常俯首顾着下面，时时借了春风之力，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，或者和它亲吻。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，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，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，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。”每年初春公公密切地观察着窗外的杨柳树，他总是第一个发现杨柳枝绽嫩芽。青青常常听公公提起杨柳树是贱的植物，何等容易种，也听惯了他那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心想既然这么容易，也来种几棵。于是青青去捡了几根杨柳枝插在前面93号和94号之间的泥土里，还经常去浇水，想看它们长成树，但是每次尚未长出根来就给弄堂里的小孩拔掉或踩倒了，一次都没有种活过，非常令人失望，青青去向公公抱怨，他也无可奈何。青青至今也不知道杨柳是否真的那么容易种。

13.借笔墨给公公

搬来长乐邨对青青来说一大好处是饮食方便，因为公公吃素青青也吃素。公公受曾祖父遗传，因生理上的原因基本不吃肉，他在《食肉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从小不吃肉，猪牛羊肉一概不要吃，吃了要呕吐。三四岁以前，本来是要吃的，肥肉也要吃。但长大起来，就不吃了。原因何在，不得而知。”公公把这个基因传给了青青，据说青青幼时也吃肉，并吃肥肉，自二三岁开始拒绝肉食，吃了觉得恶心想吐，至今还是吃素。公公将素食者分类：“世间素食的人可分两种：一种是主动的，一种是被动的。”（见《素食以后》）青青绝对是属于主动的素食者。当年中国素食者很少，青青给父母添了不少对营养和健康的忧虑，因为周围的人都吃荤，更添了许多不方便之处，复旦幼儿园每次评语都是“挑食(不吃肉)”。在长乐邨，本来家人就给公公烧素菜吃，青青跟着吃几口就行了，不会给家人添额外的麻烦。于是青青在大饭桌上占据了公公右手边的座位，素菜都放在他前面，青青高高兴兴地与他一起享用素斋。其实公公并不是完全吃素的，他有时将白斩鸡、鸽子、螃蟹等作下酒菜。

在复旦时经常独自漫游的青青，在长乐邨很少有单独一人的时间了，公公婆婆和阿姨每天在家，南颖每天与青青一起上学。白天爸爸上班去了，没人与公公吟诗填词，他就教青青下中国象棋，起初他总是很容易地赢青青，看到青青颓丧的表情，觉得对青青不公，开始让青青一个车或一个马，好让青青也赢一两局有些胜利感。这样消遣几个月下来，青青棋艺长进不少，运气好的话，偶尔也能赢他一局。

后来公公虽然偷偷地重操翰墨，但他并不是一直有“自由”可以投身于书画的，青青有机会帮了他忙。学校每天有楷作业，公公建议青青先学习魏碑，打好底子。有一天放学回家青青正在练习魏碑，公公走过来问能否借青青的毛笔和砚台用，令青青受宠若惊。青青曾经仔细观察过公公平时的毛笔，都

5.勾起回忆

话说老纪正在理蟋蟀，一只虫王刚服侍好，接下来七八只蟋蟀统统搬家，去了后面堆柴的草棚。老纪也在犯难，要说这只虫王的山脚附近一声鸣虫叫都不闻，照理是有点蹊跷的，万一到凌晨时分微风拂过驱走了夏末暑气，盆里凉爽清透，“老虎”心情一好，起翅亮出虫王叫，这余下的蟋蟀们岂非都要吓得屁滚尿流，第二天草都打不开牙，吓出神经病了。这种事都是古代虫谱上有过记载的，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，保险点无大错，毕竟余下的蟋蟀也是他忙了一个月的劳动成果，不好浪费的。

老纪一看郭小毛携重礼前来拜访，顿时手足无措心里发慌。小毛并不多言，进去一看马上退出，原来屋子里乱哄哄一片，老纪也正在忙进忙出。小毛客气，叫老纪但忙无妨，只称自己走累了外面坐会儿。向老纪的老婆讨了一张八仙桌两把长凳，也不讲究，就放在院中大树下，一屁股坐下笑侃大树下面好乘凉。机灵的随从立刻放下担子，拿出酒菜上桌，一共四个冷盆、四个热炒、一个砂锅鱼头，一瓮十五年的绍兴花雕。大热天的，鱼头闷在砂锅里竟然还热乎。

老纪在屋子里真是左右为难，不出去好像太不识抬举，出去的话对方是为他的虫王而来，除了自己还没第二个人看过这只宝贝。老纪心中念道，难得郭老板屈尊到寒舍，这辈子还没人这么看得起自己过，罢了罢了，一咬牙老老实实把那装着虫王的蟋蟀盆捧出来，想趁天色还亮，请郭老板品评一番。一只老盆捧出摆到桌上，郭小毛尚未揭盖便失声道：啊呀呀，老纪啊，你屋里还藏了这等宝贝呀？老纪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有点不快，道：郭老板，我老纪做生意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可说不得瞎话，你眼前这只就是我说的虫王。原来这老纪还以为小毛在怀疑他用水货冒充虫王，特意用这番一惊一乍的语气试探自己。

郭小毛哈哈大笑，解释道：不是蟋蟀，我讲的是这个蟋蟀盆，你何处觅到的这件宝贝？说完用不可思议的眼神重新打量了老

纪，似乎这只蟋蟀盆根本不是寻常人家能拥有的。这样一讲，又勾起老纪一段往事的回忆。只看到五十多岁的老纪眼眶里泛起了点点银光，仿佛当场老了十岁，扶着桌子就坐了下来，实际上是勾起了回忆太激动有点站不住。郭小毛既感到好奇又有点同情，更意识到这是拉近两人关系的最佳机会，连忙摆出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，老纪连连点头，平时闷声不响的老实人突然打开了话匣子。郭小毛这样的老江湖当然明白一个道理——这人啊，主要的是距离问题，次要的才是条件问题，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往往可以凭感性来解决。

近代虫侠传奇录

袁立



原来这老纪从小就喜欢抓蟋蟀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上学，每年秋季靠抓蟋蟀换点家用钱，是个至诚孝顺的孩子。有年捉到一只漂亮的大蟋蟀，也是缘分到了，刚刚到枸桔弄摆摊，一位六旬老人就蹲了下来，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和蔼可亲地问他：小朋友捉到好虫了吧？小纪一惊，咦？爷爷怎么晓得？老人说，我有诀窍的，你今年几岁了？这般这般，一老一小两个人对话起来，竟越讲越投机了。好一会儿，老人看着骨瘦如柴的小纪，问：“你早饭还没吃吧，我请你吃点心去，你那只大蟋蟀等会儿就卖给我吧，价钱好商量。”小纪人穷却有志气，袋袋里一文没有，肚子饿得要命，但是陌生人的东西一律不要，答道：“我确实抓到一只大蟋蟀，吃饭不急，你看中再讲。”老人并不看虫，问小纪想卖多少。小纪用手托牢下巴，眼珠子转了三圈，比出两只指头。老人哈哈一笑，掏出两只龙洋塞进小纪口袋。小纪十分机灵，马上讲，我请你吃豆腐花(脑)！老人又哈哈一笑，有点喜欢上了这个好玩的孩子，于是两人有说有笑在路边小摊上吃点心，吃完小纪抹抹嘴巴抢了买单，老人微笑点头问小纪，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他猜出有大蟋蟀。小纪拍手称好，于是拉着老人的袖子一蹦一跳走在前。

一个八九岁的小鬼哪能看出老人的来历，小纪这天岂止是运气，简直就是一场大造化。

走向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

大力弘扬牢记使命、艰苦创业、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新能量。

中宣部宣教局
河北省委宣传部 制